

生死拉锯

刘允旭◎著

1946年，民国三十五年，农历丙戌年。

春天，老蒋公然撕毁停战协议，指使国军在关内外向解放区全面进攻，还特别盯上了东北。



团结出版社

生死拉锯

刘允旭/著



国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生死拉锯 / 刘允旭著. -- 北京 : 团结出版社,
2013. 7
ISBN 978-7-5126-1990-6

I. ①生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59349号

生死拉锯

出 版：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：100006)

电 话：(010) 65228880 65244790

网 址：www.tjpress.com

E-mail: 65244790@163.com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俊林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80×1230 1/32

字 数：189千字

印 张：8.75

版 次：2013年9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3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978-7-5126-1990-6/I. 810

定 价：26.00 元

(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)

目 录

第一章	月黑风高 / 001
第二章	货郎进村 / 014
第三章	兵荒马乱 / 024
第四章	夺枪打擂 / 036
第五章	风雪之夜 / 049
第六章	穷人翻身 / 062
第七章	春暖花开 / 085
第八章	粮荒时节 / 098
第九章	讨还血债 / 113
第十章	我不嫁人 / 126
第十一章	报仇雪恨 / 141
第十二章	英雄不死 / 157
第十三章	铁汉出手 / 169
第十四章	老兵带兵 / 182
第十五章	山口夺枪 / 194
第十六章	枪崩逃兵 / 206
第十七章	风潮来临 / 216
第十八章	为民除害 / 229
第十九章	舍生忘死 / 240
第二十章	明朗的天 / 251

第一章 月黑风高

1946年，民国三十五年，农历丙戌年。

春天，老蒋公然撕毁停战协议，指使国军在关内外向解放区全面进攻，还特别盯上了东北。美国乐意拉老蒋一把，不光提供装备，也出军用飞机和军舰帮他紧急运兵，国军在东北部署很快。入秋，辽南小山村罗家旺也开进来一帮扛枪的，打退了一支共产党的队伍东北民主联军——乡亲们仍然叫他们八路军，占据着南山。国军名声恶臭，不比小鬼子强多少，村里人整天提心吊胆的，都怕那帮家伙过来祸害人。天刚擦黑，乡亲们就关门闭户，既防狼又防国军。养狗的人家把狗都推进了地窖，怕出声，自找麻烦。国军来到，鸡犬不宁，这话一点不玄。其实国军是防不了的，他们有枪有炮，有的是拿老百姓撒气的能耐，轻而易举就会把谁家的陋屋砸个稀巴烂。道理谁都明白，可是该防还得防，躲在屋里毕竟在心理上还是觉得安宁了。都是从土里刨食的草民，谁不贪生怕死啊？

罗短儿嫌费油，早早就把搁在灯窝里的洋油灯吹了。小崽子们还精神着呢，不想那么早就死觉，躺在被窝里直炮蹶子，刨得土炕咚咚直响。太闹，罗短儿讨厌他身边的崽子，就放狠话了，他说：“干吗？不怕厉鬼过来舔窗户纸，伸红舌头？”这话顶用，一个个全都猛抻被头，呼啦一下子蒙上了脑瓜儿。那被子是拿蓝家织布做的，浆洗过，挺厚也挺硬，藏在里边心里踏实，闻臭脚、闷臭屁也就不在乎了。

小崽子们很快就打蔫儿，把大长夜留给了刚上炕就相互挠扯的亲爹亲妈。罗短儿以为小崽子们懂事儿，挺乐，于是就把一条强健的好腿伸过去，横在媳妇那绵软的肚皮上。他总觉得媳妇的皮肉好比瓷人，凉丝丝的，紧挨着钻心一般好受。这时，在他心里媳妇才不是光会抱柴火煮饭的老娘儿们，满眼刺目糊，满头草刺儿，而是玉洁冰清还有特殊能耐的人间仙女。——媳妇就是仙女啊！

媳妇嫌当家的大腿死沉，像顶门杠子，拿手搬了搬他的膝头。

罗短儿缩回了大腿，说：“整不？肚子可又闲着啦！”

在罗短儿看来，媳妇就得是个好母鸡，生蛋、下蛋，嘎嘎叫紧忙活。要是不生蛋也不下蛋，叫媳妇的肚子闲着，他可就难受死了。

“还整啊？”媳妇说，“你瞅瞅，都生四个崽子啦！俺没劲儿。”

“咋不整呢？崽子不怕多，俺想整一窝啊！”

“猪！你拿俺当老母猪待啦？”说完，媳妇就蜷缩在被窝里傻笑。

“甬笑！”罗短儿拿腿拱了媳妇一下，说，“听着！外头有动静。”

“有啥动静？俺咋没听见。是你自个儿瞎寻思吧？”

“你听！外头有老鼻子人了，嚓嚓嚓一个跟一个都在走道儿。”

媳妇害怕了，乖乖地贴紧了当家的，静下心来仔细听声。

“听没听见？啊？你竖起耳朵听吧！成队的人走过去了。”

“哪儿有啊？”媳妇说，“瞧你那兵当的，落下病了吧？”

“俺落下啥病了？俺有一条腿瘸，可俺还给你剩俩顶用的好腿啊！”

“瞎说！”媳妇没弄明白，脑瓜儿不转个儿，跟当家的淫意卡不上簧。

“你傻呀！”罗短儿朝媳妇的胸脯掐了一把，笑嘻嘻地说，“俺还长一条小腿呢！它在下边。平日见不得人，老藏在裆里头嘛！”

顿时，媳妇感觉到了凶悍的触碰，显然已经知道他爷儿们的第三条腿，也可以说是小腿夹在哪疙瘩了。明白了，也就懂得咋去照应当家的和他的小腿了。

罗短儿胡子重，刷子一般在媳妇的脸蛋儿上乱蹭，媳妇躲躲闪闪直转脑瓜儿。爷儿们就怕娘儿们呆傻，像个死木头疙瘩，娘儿们一动弹，那不太好开头的炕头戏就好演了。媳妇直晃脑瓜儿即刻勾起了罗短儿的淫意，他在他爬惯了的肚皮岭上使劲儿折腾自个儿。那是个绵软的好地方，贴上去就上瘾。罗短儿总觉得弹夹里卡着满登登的水弹，也有把那些水弹崩出去的力气，可是，在节骨眼上他那大枪却不行，没打响。媳妇朝他腰上狠狠地掐了两下，让他滚一边去。罗短儿知道，炕头戏演不好不能怪媳妇，只好乖乖地躺下歇息，伺机反扑。媳妇犯困，罗短儿刚翻下去，她就像懒猫似的一扭肥腚儿，哧呼哧呼睡去了。

咋忙活水弹也崩不出去，撒尿却行。罗短儿下了地，摸黑冲着大肚陶土罐子浇出一泼长尿。起初哗哗直响，好比高山流水；不久便咕嘟咕嘟大呼小叫，犹如水落深潭。凭声音可知道这家伙有一杆能降住人的大枪，浇尿有劲儿，能震动半拉村子，觉再大的人都能惊醒。住得近的乡亲抹搭着眼睛，时常感叹：“啊！罗短儿又尿了。”

罗短儿上了炕，不睡，想心事。

罗短儿，大名儿罗富贵。他生下来不瘸，成人以后有两条粗壮的大腿。1937年，罗富贵沾了他舅老爷的光，到县保安大队当了兵。他舅老爷算是县太爷，替日本人办事儿，但也荣光。有了这门亲戚，罗富贵就扔掉了老叫人挨累的洋锹、锄头，瞒着

他爹跑到了县城。他舅老爷一瞅，这小子壮得像牛，一个人赶得上他全家人的饭量，特别能造，倒也爱惜。可惜目不识丁，不堪造就，只好叫他去当背长枪的傻大兵。他当的是什么兵啊？人称“二鬼子”。因为老穿一身黑皮，也叫黑狗子。大小子成了小鬼子的帮凶，名声还不如狗呢，比狗屎还臭，可气坏了他爹。他爹说：“咱穷掉底儿也要知道自个儿祖宗是谁，要知道根在哪儿。”罗富贵听不进，躲得远也常常听不见，他爹就成天骂他。这个腰杆儿挺直的乡下穷人只能骂人，越骂气脉越短，直至咳血身亡。他爹追魂追得厉害，着急要个陪伴的，不久，他娘也跟着去了。他爹他娘因恨亡身，真可谓恨死了。

罗富贵想借他舅老爷的光混出个人样，交个好运，弄个官儿当，挺正经地在保安大队里干上了。奇怪啊！在这片土地上，要是还没有傻透腔，谁都想当官儿。啥原因呢？简单点说，当官儿可光宗耀祖，当官儿可以势压人，当官儿还可贪占金钱珍宝美色，所以历朝历代都会有人不怕凌迟处斩，不怕五马分尸，拼命往上爬。甭提给谁当父母官儿，扯淡！罗富贵以为自个儿是当官儿的材料，哪曾想他那小癞样却叫他舅老爷给挤到了眼角。逢年过节腆着饼子脸儿拎两包果子过去，打算舔人家狗腚儿，舅老爷都不稀待见他。找不到向上攀爬的阶梯，他只能在保安大队里熬着，老实实在地当傻大兵，站岗放哨。一晃就是三年，罗富贵也有二十好几了。年龄好，体格壮，两腿之间便总是骚动不安，驴

劲儿惊人。每当碰见从街头走过的大姑娘、小媳妇，他常常盯着人家那颠颠颤颤的肥腚儿，两眼像疯狗一般直勾勾的，老想伸手或者占有。这时他就想，当兵有啥意思？不如早早讨个媳妇，搭个窝造一帮崽子算了。老婆孩子热炕头，贼享福，比干啥都强百套啊！老这么想他就觉得扛枪打仗没混头，人也就打蔫了。把枪撇了跑回家去怕叫人逮着，按军法被处死，咋办呢？有个老兵油子教他一招儿，他说那招儿好使，官儿保准放他回家。罗富贵不信他爹，却信这家伙，当天夜里他就照他的话去做，演了一把独角戏。趁在县城火车站看堆儿的时机，砰的一声，他拿长枪朝自个儿脚背上打。官儿过来一瞅，枪走火了，罗富贵掉俩脚趾。尤其紧要的是大脚趾没了，耽误事儿，再也不能扛枪打仗，只能叫他滚蛋。于是，他就脱掉了那身黑皮，回到了罗家旺。家乡人讲话诙谐，不提腿瘸，却说腿短，都叫他罗短儿。没过多少日子，罗富贵就讨了个媳妇，成了家。嘿嘿，真是享福啊！这样想着，罗短儿哧哧直乐又去碰媳妇，还想干活。

“你干吗？死鬼！”媳妇本来都睡着了，吓了一跳。

罗短儿不声不响地爬上了媳妇那绵软的肚皮岭，抱着她使劲儿摇晃。媳妇叫唤了一声，罗短儿听了好过瘾，便在心里说：小娘儿们，瞧好吧！枪子儿多着呢！

乡村的夜晚异常静谧。在这样的夜晚陪伴女人，连时常找不着家的傻小子都会有神游四极八方的感觉，身子都飘啊！恍恍

惚惚地，罗短儿以为他身下的娘儿们不再是村妇，而是仙女。越想越陶醉，便左一把右一把地在媳妇的身上又掐又捏，感觉极好，从手指肚儿麻遍了全身。媳妇的皮肉滑溜溜的，像刚从泡子里打上来的肥鱼。俩人正胸挨胸搂得紧呢，忽然听见外头有人敲门——嘭嘭嘭。媳妇身子一挺，吓得不敢玩了，罗短儿却牢牢地按住了她。刹那间，罗短儿那杆大枪打响了。他再也不想浪费精力，就是皇上驾到，气得皇上要砍他脑袋，他也敢把一梭子水弹全都打光。大瘾上来了，比喝高了老烧还邪乎啊！他异常镇定，直到把最后一颗水弹打光才撒手。汉子们就是这样，有时候好像不行，也不一定真就不行，异常情况总会发生的。这道理罗短儿比谁都明白，所以在关键时刻他不泄气，即使不能一气呵成，他也有信心从头再来。罗短儿死要面子，干啥他都怕丢脸啊！

外头的院门嘭嘭直响，真的有人敲门。

媳妇摸黑瞎划拉，去拽小棉袄。她觉得敲门的肯定要进来，着急遮住身子。

谁呢？半夜三更的过来敲门。罗短儿合计不上来敲门的人是谁，穿上衣裳下了地，蹑手蹑脚地进了灶房。他贴着板门站住了，仔细听声。

“开门啊！干吗磨磨蹭蹭的？”

罗短儿以为是罗耀宗的管家裘五，就撤掉了顶门杠子，拉开门出去了。

“兄弟，是我啊！”

“你是谁？是裘五吧？”罗短儿问。

“啥裘五裘六的？我是来求你呀！”

罗短儿紧走，穿过了院子。他拉开门闩，打开了大门。

“兄弟，是我啊！找你有话要说。”

黑灯瞎火的，瞅不清那人的面目。罗短儿有点紧张，心想，你到底是谁啊？

那人进了院子，回过头便朝外头说：“你俩在大门口待着，给我看好了！”

罗短儿听那人这么一说，呆傻了。他想，这家伙不是土匪头子，就是国军的官儿，走哪儿屁股后头还跟俩扛枪的呢！脑瓜儿值得卫护，显然不是个凡人。

那人径直朝屋子里走，罗短儿在后头跟着。他们刚走到院当央，窗户亮了，显然是罗短儿他媳妇点上了洋油灯。焦黄的窗户纸上晃着人影，像耍驴皮影，挺勾人魂魄的。

“桂花，来人啦！”

罗短儿他媳妇叫那桂花，平时罗短儿只叫她桂花。

“弟妹呀，老哥打搅了。”那人走得飞快，抬脚跨过门槛儿进了灶房，又跨了几大步便进了屋。兴许是这家伙看驴皮影不过瘾，对真人特别感兴趣，所以才走得那么急。

桂花披着花棉袄在炕里坐着，下身围着被子。见着生人进来

了，她赶紧拽了拽棉袄襟儿，要遮掩住一动弹就像有俩兔子蹦似的前胸。

那人瞪着狼眼，凭洋油灯的亮光往桂花脸蛋儿上、胸脯上扫瞄。那狼眼含着阴险、淫邪，女人瞅着浑身都冷，特别害怕。桂花瞅了瞅进门的生人，低下了头，一句话都没说上来。

“你保准是弟妹呀！叫啥名儿？”那狼眼盯得紧，桂花不敢抬头。

“俺叫那桂花，那屯人。地下戳着的是俺当家的。”

“姓那！旗人吧？”那人盯着桂花不放，又说，“你是旗人，老弟是民人，这可真是满汉一家亲啊！别看你当家的一脸哭相，还真有福气啊！”

罗短儿嘴角下沉，抹搭眼睛瞅着那人，心想，完喽！这家伙老朝肉上叮，俺招来个大臊包。想着，他连打三个喷嚏，兴许是刚才出门叫秋风给呛着了。

“你瞅瞅！人倒是挺壮实的，咋怕风啊？”说着，那人嘿嘿直乐。

“啊！没啥。”罗短儿回过了神儿，说，“上炕！上炕！你坐炕里吧！”

“炕里该是我坐的？满嘴假话！我坐炕里，你呢？”说着，那人还是嘿嘿直乐。

罗短儿那饼子脸儿绷住了，他说：“老哥，俺不跟你开玩

笑，你想坐哪儿？”

“不是有椅子吗？咱坐椅子吧！”说着，那人的屁股挨上了黑紫色的椅子。

罗短儿见那人外表布衣，里边却穿着闪光绸子袄，还带俩随从，整不明白他是什么身份，便问：“老哥，小弟冒失问一句，这阵子你是单干呢，还是给官府做事儿？”

那人咧嘴一笑，说：“兄弟呀，别以为谁是胡子。你老哥得听蒋委员长的，你说咱是给谁干事儿？你想不到啊，咱在国军里头当连长；咱姓庞。”

“连长？大官儿！大官儿！”罗短儿半信半疑，盯着那人胖头胖脑的脸儿左瞅右瞧，琢磨他表情，看他撒没撒谎。“庞”跟“胖”声音差不多，这家伙准是占着南山的胖头鱼。他在国军里头当官儿，他来找俺干啥？

“瞅着是像个大官儿。”桂花说话了，嗓子有点娇。

胖头鱼膘了膘桂花，朝罗短儿说：“听见没有？这娘儿们认官儿。”

“他知道个屁呀！”罗短儿恼了，他不想叫媳妇乱插嘴，就拿话噎她。

“老弟呀，这都啥年头了，还拿娘儿们当哑巴待？干吗不叫她吱声？”

罗短儿眨了眨眼，退几步坐炕沿儿上了，他操着手笑嘻嘻地

说：“俺不是不叫她吱声，俺是怕她老打岔耽误工夫，想叫她少说几句。”

胖头鱼哼哼了两声，没讲话。他想，罗短儿啊！你别跟我兜圈子，耍滑头，你封你媳妇的嘴，就是想锁住你媳妇的心，防我勾引哪！你等着，早晚我叫你当缩头乌龟！

“你们唠吧！咱不搭茬儿。”

“干啥呀？不搭茬儿还瞎说啥？”罗短儿瞪了媳妇一眼，便转向胖头鱼，问他，“老哥，你真的是连长？咋上去的？”

“咋上去的？那是豁出命干上去的！”胖头鱼挺起了腰板，眨了眨狼眼，说，“咱师长有话，你打死共匪一个营长，在这边我叫你当连长。打那以后，赶上打仗我就睁大了眼睛，专门找大官儿放枪。命好！有一回真叫我碰上了，我一枪就把一个官儿给撂倒了。咱师长讲话算数，马上提拔我当上了连副。这我还不乐意呢！你不是说打死共匪一个营长，在这边我叫你当连长吗？这阵儿我才是个连副啊！你不是跟咱耍赖吗？这老油子跟我说啥？我是有言在先叫你当连长，可那连长也总得有正有副啊！先当个连副，往后再说嘛！咱师长放屁抻抻拉拉的，我有啥辙儿？干着吧！咋干才能当上连长呢？我琢磨着啊，见着共匪就得狠打猛杀，杀人越多上去得越快。道理整明白了，我就放开胆子豁出命干了，见共匪杀，碰上和共匪沾边儿的也杀。杀人算啥啊？连砍头的事儿我都干过。瞧见没？从血路上真就杀出一个连长。谁

呀？那就是咱姓庞的！没想到吧？你老哥现在是国军王牌新六军的连长啦！”

“俺不问你是哪个连的，你能不能告诉俺你们住哪儿？”

“住哪儿？南山。”胖头鱼说，“不信不要紧啊，那就自个儿走一趟吧！你给我听好了，只准你自个儿去，旁人一个都不准牵扯。”

“哎呀！还背着人干啥？”

“别发傻啊！一定得背着人。”说完，胖头鱼朝罗短儿摆了摆手。罗短儿凑了过去，迎合着胖头鱼的臭嘴，听他在他耳边嘁嘁嚓嚓。

罗短儿一龇牙，说：“俺这腿走道儿不利索，干不了那事儿。”

“咋的？”胖头鱼朝他瞪眼，说，“我也没叫你翻山，半路可有人接应啊！”

看样子胖头鱼是指派罗短儿做点事儿，罗短儿不说愿意，也不说不愿意。他傻站着，垂着两只手，耷拉着厚眼皮。洋油灯昏黄的亮光照着他，他那饼子脸儿挺难看的。

胖头鱼把话说完就抬屁股走了，临走前还特意瞟了瞟桂花，说：“弟妹，歇着吧！”

这一夜，全村的乡亲们都在家里死睡，谁都意料不到外头会发生什么事情。

天亮了，村口的老榆树上挂着一个人。那人死得好惨，脸上血肉模糊，瞅不清面目。胆儿大的凑近了细瞅，咋瞅都瞅不见那人的鼻子和舌头。

丁金锁，三十多岁，常年给富户丁二爷赶车。这人胆子大，敢作敢为，好出头。他瞅着吊在树上的人，愤懑地说：“月黑杀人夜。”

“咱也多嘴，风高鬼叫门啊！”搭话的是本村穷秀才，人称罗范进。